舊唐書

一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

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嚳也而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寖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眞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

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閱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録其存於史冊者爲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賴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

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

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卽位立為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卧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旣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為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

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
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
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
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
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
及將出降勑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
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
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
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
其諫寔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
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
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
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
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

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愼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愼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

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

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

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
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
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
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
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
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
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
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
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
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
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
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
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因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

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蟒氏蕭良娣爲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弃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爲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爲王氏梟氏還爲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

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爲恭皇后贈環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謚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椁置轀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褘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爲曹王府典軍中宗爲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普州參軍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

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后爲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晈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內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勑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請自立爲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

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効天下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将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内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悦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中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

冊帝大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
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别降墨勑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
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爲隴西夫人勢與上官
氏爲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
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爭之尚書右僕射韋
巨源詳定儀注遂希旨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爲亞獻仍以
宰相女爲齋娘以執籩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爲終獻迫於時議
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宫女數千夜
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
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
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
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溫互相
猜貳迭爲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
及安樂公主后懼秘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尚

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鈞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爲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温揔知内外兵馬守援宫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温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衆皆怨不爲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揔監丁夫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爲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温温從子捷及族弟嬰宗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靜能楊均趙履温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瑌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勑收

后毙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爲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爲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勑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

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巳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旣生女聞者嗤其無効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諡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理卿莘國公父孝諶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眞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呪

咀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爲皇太后謚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呪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媿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為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為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沒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為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法度在已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綌夙有奇表將加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殁載深感悼遂使玉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中昊天觀南乾元

之後祠享亦絶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戸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眞旣進見玄宗大悅不朞歲禮遇如惠妃太眞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勑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

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

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温與中貴人善温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横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禄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禄山結爲兄弟禄山母事貴妃毎宴賜錫賚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

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旣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壻　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壻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唐書列傳卷第一

唐書列傳卷第二

劉　昫　原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韋妃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眞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韋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旣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旣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必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玄宗命說爲志文其銘云石獸澁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即位於

靈武二載五月玄宗在蜀誥曰聖人垂範是推顧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又鑒陰教往以續塗山之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尚閟夏王繼統方彰陽域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稱宜於彼追冊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寧郡主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意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

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爲淑妃贈父太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曇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爲后誣譖而死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后生二子興王佋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太子在飛龍廐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

於別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士許靈素酖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舅鴻臚卿竇履信貶道州刺史

肅宗韋妃父元珪兗州都督肅宗爲忠王時納爲孺人及昇儲位爲太子妃生兗王僩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爲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並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玄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儷宸極者允歸於

淑德謚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禀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壼則撝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昃朓之徽內殿有祝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闇貴珩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玄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曆數作啓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慚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蒐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遠之辰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謚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啓春明門外舊壟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爲聖子

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瑶拜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潊鴻臚少卿封鄄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臨濮縣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潊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祕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宮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内朝虛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内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問而主兹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兹禮命式遵前典宜

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衮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册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獻欷不自勝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既而詐妄自是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爲始緣祠廟所須官給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爲近德宗用爲金

吾將軍主沈氏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猒代登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冊車所至靡不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褘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褘衣置於幄自後宮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謚冊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褘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袞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為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冊謚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峋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即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為廣平王故玄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録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宫嬖幸專房故長秋虚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册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顔色發言必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特異大曆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吳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眞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纊之際嚙傷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晤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子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大曆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謚曰貞懿皇后殯於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十三年十月方葬命

宰臣常袞爲哀册曰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粤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内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册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鞅珠櫝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宫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瑶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巳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煢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緑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箴訓之制自盈縑緗敘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誡訪問後言讌遊夙退内加羣娣動有矜

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廷有日親蠶後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死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閟瑶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毋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欑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俯層亭而望思憭嬪媛以延竚極容衛以盡時摇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皐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紛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邃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卮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衮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悽悼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濕至

是徙葬祔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乃
詔常參官爲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大曆初后寵遇無
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少卿卓爲少府監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爲魯王時納后爲嬪上
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位冊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
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既大殮成
服百寮服三日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服凡
七日而釋謚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紓撰謚冊文既進帝以紓文
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爲之通玄
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
后謚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郕國夫人鄭
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菓欲祭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
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啓殯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
臣韓滉爲哀冊又命宰相張延賞柳渾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既進以

詞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學士吳通玄別撰進初后爲淑妃德宗贈后父遇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冊爲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瑯琊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琅琊郡公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衞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爲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

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内之咸寧殿謚曰莊憲皇后初太常少
卿韋纁進謚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
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
事無爲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得爵母
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謚成于郊后妃謚成于
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於兩儀殿既
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初稱謚並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奏議
秦漢已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
之加太字者所以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
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
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
及奏狀叅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
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

父母弟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母
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
勲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
冊爲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請立貴妃爲皇后凡三上章上以
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盛慮正位
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
冊爲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曰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
母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焯彼古訓以
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
大虹毓慶霱月披祥道葉靈派於昭回挺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
六宮粤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顧以沖眇遭羅閔凶
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
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皇太

后是日百寮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曖贈太尉母號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司農卿釗爲刑部尚書鏦爲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宮帝每月朔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內鑾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尤爲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及寶曆季年兇徒竊發昭愍暴殞內外震駭宦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釁深梟鏡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筭機閑玄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晉國公度奉冊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謙謹奉祖母有禮膳羞珍菓蠻夷

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進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宣宗爲光王時后爲王太妃既即位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后第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謚曰孝明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方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

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荅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勅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太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巽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險邪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㦤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貶宗閔爲潮

州司戶蟻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壻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曆太后太和八年詔伏以皇太后與寶曆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爲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册爲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太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曰悼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

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曆三年正月敬宗遇弑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
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日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
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
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尚欝其
鴻名内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勤心懇懇延頸企踵邑以塞其
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
妃尊號曰皇太后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祇修内則廣
六宮之教叅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弘覆優萬有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
邸不通家問別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
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
估人趙縝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壻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
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為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戶部尚書
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
為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為鄜坊

者貲錢未償而卒于鎮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爲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鞫具服其僞詔長流驩州賜死于路趙縝呂璋亦從坐洪以僞敗謂本爲眞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魚仍追封其曾祖倰爲太保祖聰爲太傅父倰爲太師賜與鉅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眞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妄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僞妄詔遞還本貫開成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僞稱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眞蕭本是僞請追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郇

三司按弘本之獄具並僞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巳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顔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名覬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鞫曾無似是之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繼入留中久之朕於視膳之時頻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眞實苟沐墮桑旣無可驗鑿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尚爲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僞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眞弟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時號三宫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内朝臣命婦詣宫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苽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宫十宅初有司送三宫物

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宮安得名賜遽取筆塗籍改賜爲奉開成中
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
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
寛大即時遣還罰駙馬竇澣兩月賜錢武宗即位供養彌謹蕭太后
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謚曰貞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事闕

武宗王賢妃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承恩顧生德
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册爲皇后國家自
乾符巳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
内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闕右輔之幸時事
危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黃門宦官每宣

諭宰臣但令宮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宮中動息雖纖芥必聞于朱全忠宮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兇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盪定欲有咨諫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恊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賛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侔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寖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唐書列傳卷第二

唐書列傳卷第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爲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

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賫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

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玄感乃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

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葅醢今在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醼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墻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晩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又亡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因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

越委弃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可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

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絶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眞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

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劒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

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脣亡齒寒寧止
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
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辛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
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鐶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
其羣飛祖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
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乃晷不
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
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
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
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
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
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
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朱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瑤室崇構
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

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傜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麋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饔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

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黷武惟在幷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髽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蚍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王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蹕東都守固閿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讎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惣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懍懍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籙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欃槍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

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
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
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
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
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
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揔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
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
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
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
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
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
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
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揔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
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眞等並運籌千里勇

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
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
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
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
吸則河渭絶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
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
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
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
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
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
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鷰巢
衞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
據爲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義足
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將受脤專征遐邇攸憑安危

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
戰没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
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
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
嚮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
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
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
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
等並衣冠世冑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
今也其時鼉鳴鼈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
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
以傳弈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
蒯聵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
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

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
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
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
聞知祖君彥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
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
之而覇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
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
崤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
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
主尚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
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兵鋒甚
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
之密衆大潰弃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
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

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物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寛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幷殺其兄寛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

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
梁德董智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
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
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
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
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
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
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
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
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
遑東討即相阻絶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
成皐之阨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
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
室温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

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
膴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
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
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
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
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
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
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
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兹鴻
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於是不虞義
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
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
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

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都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弒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眞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裴仁

基祖君彦並爲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頲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眞巳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眞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弃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絶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爽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

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勲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秖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千人著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

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血者邴元眞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鎭滑州密故将杜才幹恨元眞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将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将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摇動中原遠征遼海内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紿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爲将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

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義兵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即有餘壯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旣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旣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唐書列傳卷第三

唐書列傳卷第四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頽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髙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宫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作亂吴人朱爕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尅世充爲其偏將

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人後還江都

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弒逆讎耻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鬬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内外相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爲然即日遣使拜密爲太尉尚書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

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闍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

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眞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牓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絶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寃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懃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

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揔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爲

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惲爲齊王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弘烈爲魏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惲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爲越王立子玄應爲皇太子封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殷懃誨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五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

六月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衆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鴆殺侗諡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内因者相次不減萬口既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

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敦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

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汪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于洛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讎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簒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爲鄉黨所稱初爲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飢建

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爲高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旣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産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群盜安祖自稱將軍鄃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淸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

及建德乃進爲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紿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即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爲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

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爲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䴚中世雄以爲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辯隋軍大潰自相蹈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弒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揺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

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讎也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内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絶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

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洺州號萬春宮遣使往觀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虜

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甞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其寛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尅退軍旅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寳多勇略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寳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塡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尅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

爲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卻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揔二國之衆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即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

爲三十萬軍次成臯築宮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巳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巳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

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黒闥復盜據山東○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

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之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僭諫二兇即誅中原弭亂

唐書列傳卷第四

唐書列傳卷第五

劉　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薛舉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兇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刼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爲羣盜至是帥衆會之封爲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群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

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
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
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
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
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尅鄯廓二
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
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太后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
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趣劒口至
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
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尅秦州舉自蘭州遷
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
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
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
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

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摠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墌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墌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墌西南恃衆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

爲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墌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衆僞謚舉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横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於折墌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

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鬬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脩仁夜率諸

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逼爲主便須禀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遂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脩仁由是有隙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脩

仁因之構成頎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齊鴆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脅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爲涼州摠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柰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察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飢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

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脩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兇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犲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即漢家竇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吳濞以江左之兵

猶稱己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強大其如予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脩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脩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脩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脩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尚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會無慼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脩仁左武候大將軍封申國公幷給田宅食實封六

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甞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鷄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内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閤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怨武周知衆心揺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内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内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

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壻同縣人苑君璋爲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衆萬餘人在易州界爲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衆四千人奔于武周素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娉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蛇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摠管齊王元吉委城

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没于賊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栢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没敬德還澮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栢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浩州頻戰皆敗又餽運不屬賊衆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

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爲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洩爲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足爲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摠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

孝政曰劉武周足爲殷鑒今既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粮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爲險固突厥方強爲我脣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殺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煑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䴀開道往從之署爲將軍後謙爲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尅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爲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

皇后建元爲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爲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三年復稱燕王建元置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揔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尅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爲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覆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常在閤內金樹每督兵於

閤下金樹將圍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閤内與諸義兒陽爲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於床下迨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絶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及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爲嬀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弈不治産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羣盜後歸李密爲裨將密敗爲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爲騎將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勣典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善覘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略

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
剋獲軍中號爲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
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
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
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
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恥見天下
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爲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
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爲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
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
恩結於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
其人莫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
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並爲黑
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
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衆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

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爲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衆數萬黎州摠管李世勣不能拒弃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歿于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兖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兖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勢益張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爲內應太宗遣摠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

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爲王師所蹙不得休息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衆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

德威謬爲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
成斬於洛州山東復定
徐圓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爲羣盜據本郡縱兵略地自瑯琊已
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仍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
洛陽平歸國拜兖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
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自
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
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
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內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
棄城夜遁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衆叛雖猛何
爲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
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
周始爲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爲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

餘衆別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秪是狂賊皆爲麾下所殺馭衆之道謬哉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唐書列傳卷第五

[illegible]

十[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六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爲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寛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爲主不亦應天順人乎

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耻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糺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頴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爲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皆大悅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歸之拜爲車騎大將軍率衆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謂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岳州兵衆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爲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於銑曰徐德基

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爲政且其爲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爲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於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僞謚其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爲晉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玄徹爲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之不能尅及聞隋滅鎮州因與甯長眞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弘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東至三硤南盡交阯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太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二州斬僞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

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為偽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為亂事洩為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為其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勳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尅其水城獲其舟艦數千艘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

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率官屬緦縗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因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爲罪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爲盜與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衆爲羣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爲主大業九年率衆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

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爲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雄雌海潮懼即以其衆歸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陣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携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

引兵據歷陽自稱摠管分遣諸將畧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爭
來附之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
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
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
所向無敵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
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
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爲東道大摠管封楚王太
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
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
徐紹宗率兵來會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
之以獻又破法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于海
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爲太子太保仍
兼行臺尚書令留于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

初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紿其衆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得公祏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寃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爲羣盜初伏威自稱揔管以公祏爲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兵鋒甚銳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爲署其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祏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

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爲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僞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摠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而遁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拍刃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爲左將軍伏威歩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

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鬬志或有還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巳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剋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爲大將軍雄誕爲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爲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却爲子

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尅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于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尅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祏將為逆奪其兵拘之別室

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爲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郡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士宗族數千家爲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化及爲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爲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

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將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法興自尅毗陵後謂江淮巳南可指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觧體稱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並握強兵俱有窺覦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衂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將元超拒之於庱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爲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眥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

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爲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爲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衆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初宇文化及以隋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間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爲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已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稜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即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爲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子通拜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庱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爲內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

爲公祏所敗又屬粮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于嶺西拒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爲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爲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

爲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粲所尅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刼掠爲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爲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携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羣盜乞師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侍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乞師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衆復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戎爲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　南洎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弘復振荆州揔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來降拜爲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揔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弘死部兵潰散戎爲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爲刼盜轉掠淮南有衆百餘人

會孟讓爲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國授洪州摠管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以禍福荅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爲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摠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祏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矟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爲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

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爲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効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怨旣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已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爲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弒逆並不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衆歸之意已决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

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甞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其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于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豳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弃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

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十人殺郡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爲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揔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鋭後伺師都稍怠遣副揔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

俘斬略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竇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企成率衆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爲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略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

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
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
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
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
右驍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
時又有劉季眞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爲表裏
劉季眞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眞爲
太子龍兒爲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衆漸散及義師起季眞與弟六
兒復舉兵爲盜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季眞北連突厥自稱突利
可汗以小兒爲拓定王甚爲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俱
以兵臨之季眞懼而來降授石州摠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眞
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澮州久而未決遂親伏武周與之合勢及
金剛敗季眞亡奔高滿政尋爲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爲左翊衛犯罪徙榆林

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爲質以自固始畢先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爲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雲州揔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郕國公時師都强暴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尅之子和既絕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殺舊以求位

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祏竊兵爲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信妖言而爲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兇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絶宇縣瓜分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應瑶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兇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功宣後代謚曰神堯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眞主勃興風驅電掃

唐書列傳卷第六

唐書列傳卷第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疎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弈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

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
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
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
正爲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爲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
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公意
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
五百人幷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
府建以寂爲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
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爲後患猶
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
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
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
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
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

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戸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荅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揔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爲晉州道行軍揔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

東之地寂性怯無扞禦之才唯發使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勤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爲援寂擊之復爲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勳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皁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爲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冑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爲趙王元景娉寂女爲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

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戶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絕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

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爲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靜州俄逢山羌爲亂或言反獠劫寂爲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爲殿中監爲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周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没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儁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爲晉陽令遇裴寂爲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

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

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衂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沖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勑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為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偽作符勑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

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因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王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

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為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粮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

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
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
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被髮銜
刀爲猒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
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
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
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
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
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爲觖望非敢謀反極
佑助之而高祖素踈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
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
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
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
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

謀反伏誅文靜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某
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
衛大將軍劉弘右屯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
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
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
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
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爲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
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
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
邑一千戶李勣劉弘二人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
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
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
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
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

王瑗傳安興貴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爲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疋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疋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

二年爲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結搆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爲我輔因相解釋圖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銜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進之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死初則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寛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爲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就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爲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

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眞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爲聲援及太原爲賊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爲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爲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爲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爲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覘動靜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揔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鎭俄而賊兵甚盛高

遷乃斬闕宥道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
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者幷州人也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
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
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
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爲天下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曰
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眞定郡公卒弟
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
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爲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
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爲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
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
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
千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

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巳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卧内慰諭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爲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内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爲西戎都督後師立以毋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常爲邊患又阻新附師立揔兵擊之軍未至破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䘏于眞山而還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皇家隸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爲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郇國公加食盧州實封六百戶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沒爲皇家隸人興從平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鋌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摠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勳減死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將軍 永徽初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

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爲豪俠在隋爲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拎上流以栰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荆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惲者幷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鄅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

初爲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爲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爲割利特勤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揔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勑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勑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揔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宫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丗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蔓二州揔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財少從博徒

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免後爲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爲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爲宮監揔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啓舉義之謀爲首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爲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横之畧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爲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

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唐書列傳卷第七